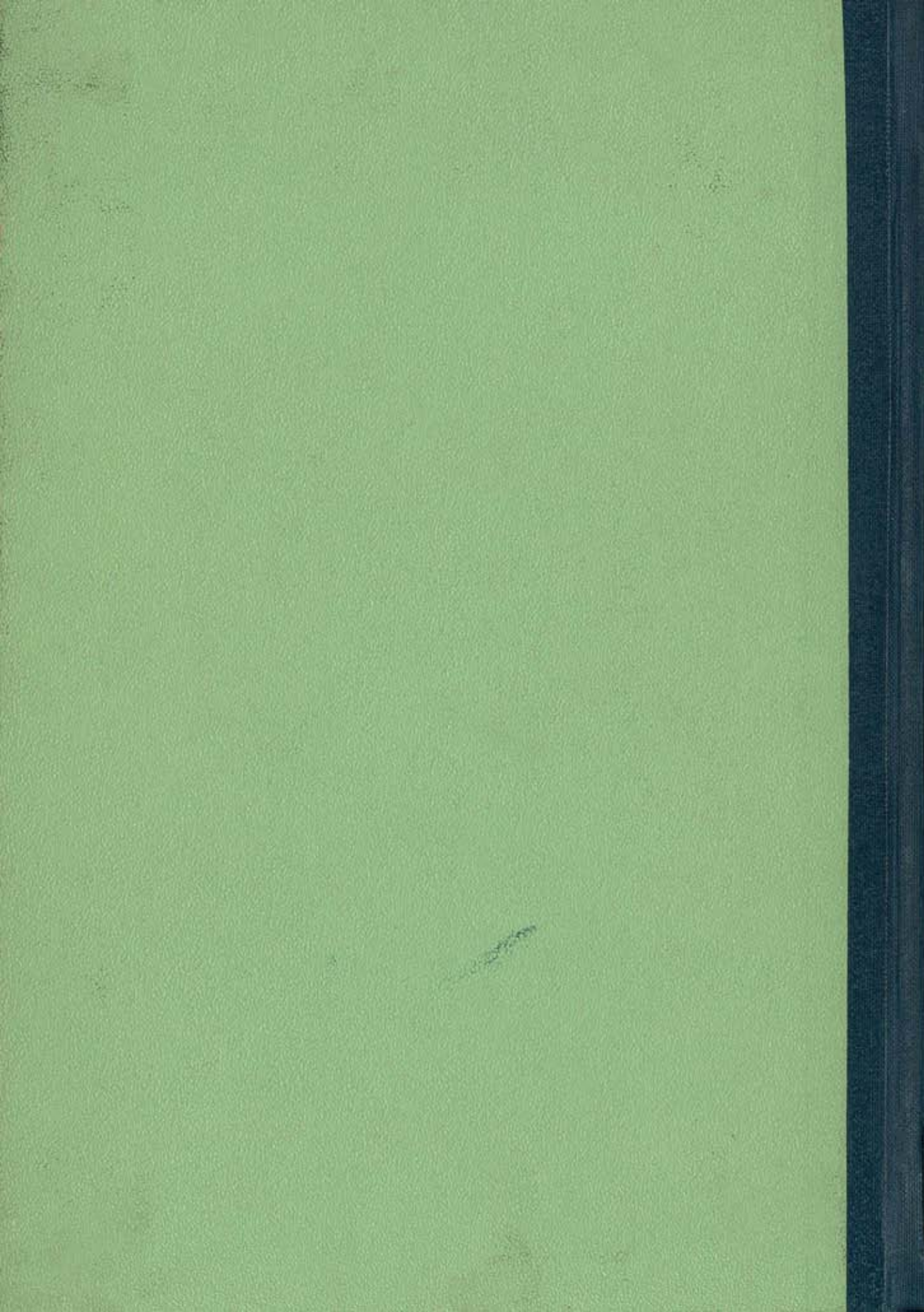






曾寮文集

上



編入



0752
和
5
8

魯齊列集序



嗚呼古之化未沒矣然而未沒也何則以
其文在也。不謂文者獨載道以行是已。文
王降歿文亦在。春秋文固如此。豈獨
題于紙上之者。方今藝苑少南文乃辭不
勝而匿諸理。其必以其不盡見古作者之
也。又亦其難乎。吾少入釋。暇乃消文章。



京師身竊喜言一二黃青者推穀
其文也。是乎遂發吾心。然公者必此
延享。以元年以甲子秋八月

西溪釋元皓自題於京師魯齋



魯齋文集目錄

卷之上

序

九首

記

五首

傳

一首

卷之下

銘

四首

疏

二首

祭文

一首

雜著

五首

跋

十首

書牘

二十二首

魯寮文集目錄畢

魯寮文集卷之上

肥松浦釋元皓大潮著

序

刻明四大家文抄序

自_レ尤氏司馬而後無尤氏司馬其氣漓而為後漢為
曹魏蓋垂五百年而為唐而氣益漓矣方是時有韓
柳二子者出奮然大振之然二子各雄視千古而猶
存乎六季之偉麗焉爾後百五十餘年而為宋宋雖
孱弱不大振然以色澤而能_レ蕝_ニ鬱_ニ積_ニ之氣則為歐陽

氏得焉其次蘇子瞻而二子各自負以復古而尚不能以韓柳朝夕也以至胡元乃竟蔑如矣蓋惟明興海內作者毋論數十百家徃々又以復古自舉而其所為能得與充氏司馬千載而比肩者則獻吉于鱗元美伯玉其人也之四君子視古修辭超乘而上則明又大振之矣以今觀於四君子之時其意則蓋謂君子不得志於時則欲信之後夫四君子既不得志於時而又欲信之後取謂其人與骨皆已朽矣而能為不朽者則獨其言在耳豈不韙哉顧余釋之人宜

廢文字乃竟不廢冀以緣飾乎吾道蓋三十年一日也而竊喜誦四君子之言嘗自其集中各得什之一二乃稍抄出以成編為文僅八十又九篇而有序有記有傳有碑有墓誌有論有辯有解有祭文有行狀有書牘共二卷題曰明四大家文抄仍加句讀藏之櫝中夫余不欲以此示人而易其視聽況以其非選者亦將無難余哉蓋亦有年矣然而洛邑書林偶見之於余群籍中遂請而授剖剗首尾凡二載噫亦不易哉今而後樂四君子之集有抄而又知抄之有功

則自剗剗始矣如其有寒鄉士之欲得四君子集以讀而未能得者冀讀之而得其萬之一二寧不愉也寧不愉也是故不辭其請而為之序元文三年戊午春正月

刻王氏詩教序

夫言人心之聲而詩乃其精者也惟其咏嘆咨嗟而吾之性與情若相為用也則觸於興述於賦寄於比乃鏘然乎聲與韻亦復相為用矣昔者孔子刪詩而復戒門弟子謂何莫學夫詩而其可以興可以群可

以怨以至於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亦其在所不廢也自三百篇之後以迨西漢魏六朝及初盛唐代不之國風雅頌之音然以六朝所為古體樂府與漢魏變晚唐近體遠離初盛而下至宋元乃竟寥寥也雖然晚唐作者尚有溫李之徒刻意苦思時或合之則雖不盡望初盛亦豈無一二可采者是誠代不能廢人不能廢篇王氏詩教之選其是取欽然不知者尚謂吾不欲以武夫累王也嗟非詩之難而知詩之難類亦如此矣王氏詩教其題編首以馬領王鑾長興

選定而余不詳其自出也蓋王氏集六朝及唐諸家詩之所誦而不衰以教後學而為詩要則者共三卷為詩凡四百七十有八首書林田氏先購抄本凡數四乞知詩者窮讐校之用而後刻之京師刻成謁余為序顧余不詳王氏自出而方丈田氏之謁也余將有東都之行已逼發是以涉獵之未遑乎不為無遺憾然以余觀於斯編乃知王氏之所以惠後世士意切也余乎余乎雖不詳王氏猶詳之矣于是作王氏詩教序以貽田氏併行世元文三年戊午春正月

東遊同歸集序

余聞之作者曰昔在春秋攻伐征戰矢揚刃飛之下不廢酬往因變為規則書郁爾盛矣流之後世魏操父子鞍馬賦詩暢吾人之懷發今曩之蘊蓋古之豪傑於辭而寧處乎變者往往志有所與立而不相墜跡有所不拘繫而相為逸則豈特儒為爾哉蓋亦有我大慧覺範及他諸大宗匠不一而足也故其因事處變因變發蘊則有偈頌焉有法語焉是誠毫端得如幻三昧者不亦盛乎戊午秋余與一二道侶將有

事于東都也爰自洛僑舍行逢山則哦值水乃咏相
與唱和未嘗廢興乃十有五日而後返返之日遂編
成卷題曰東遊同歸集魯寮子謂道侶曰同之義還
徃各詠其志以觀來者前之所謂因變為規者也道
侶為如如子衣谷子而余魯寮子僭為之序矣元文
三年冬十月題于洛邑僑舍

澤升英獨善集序

昔者孔子謂門弟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大哉言乎
世是用學莫詩先也夫詩得於性情之正而咏嘆咨

嗟以敷靡華矣苟不得於性情之正雖多亦奚以為
輒近世或不得於此焉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者比比
皆是升英獨不然英信人也其以鑒業旁及儒家之
學初與無涑善公江中游也日以詩唱酬蓋其意將
以得於其正而後發之靡華乎當其結撰充吾氣究
吾才而淫思竟日夕極意而不已也有若升英者焉
行將破其冗腐成一家言而鑒其業以升英之詩足
並傳世升英好游愈甚今來京師而務業餘力則弗
止余安知其所稅駕乎升英持其所著獨善集者來

跡余求余一語以題其首余釋氏也豈能進鑿儒之學乎然余既受其謁因祝其遠大以序之元文四年己未夏四月

梵網經古迹記詳解序

青丘太賢法師釋梵網經也則憑古為記僅二卷曰古迹記所謂述而不作豈不章章著確哉然而記者以其隱顯也讀者以其顯隱以其顯隱則不能無解者也平安靈旭空公嘗習今經也而以世之習教者不復詳青丘師之素懷憂因乃出入諸典斐然成章

矣共六卷命之曰古迹記詳解元皓與公相善當以相善叙卷首作而嘆曰大哉今經即三世諸佛心地法門也是以舍那菩薩修行此心地位滿成佛還自誦出傳持化身今各轉誦能被之教普攝所被之機夫此十無盡藏戒法身法爾非新所制三世諸佛皆誦一切菩薩並學而三際不易之本戒非獨舍那本身說者也唯此經昔三藏羅什自誦出而共秦學士譯之慧融等從筆受亦同誦持是故得有如斯戒本嗚呼永盛矣哉逮後有青丘師者出以其隱顯也豈

不章章著確哉然而讀者猶且以其顯隱耶則空公
固在矣今夫讀古跡而或隱詳解而即顯若空公者
繼往開來功其鉅矣乎然公猶尚不自多也委諸篋
中不以示人殆二十年于茲矣而今茲庚申人或
以梓行乞公者於是公具書竹林而謀諸元皓元皓
曩已一讀茲編未嘗不燁乎色喜者也因嘉歎曰公
今更衣而入禪非禪不戒非戒不禪禪即戒戒即禪
盡是妙用豈非心地法門舉揚何妨舉揚何妨爰作
古跡記詳解序元文五年夏五月甘露元皓撰于黃

礫山竹林

圓光無隱禪師無孔笛序

凡吾宗師之有偈有頌皆從自己無盡藏中流出故
未始事麗藻而麗藻濃郁要其有所感而能應之者
欽譬猶虛谷應聲洪鐘隨擊水清而月現春至而芳
敷物之無情尚能感應況於人之為靈乎故吾宗其
所諭人不復以華競而得實乃已雖得實乃已未始
拒麗華之所敷蓋古之師文辭捧唱禮樂怒罵鏗雨
至今者皆撰揮乎其所得庶使學者或由是而得其

實也然天下得實者寡也今世孰無語句紛然多失其所由殆不可傳雖麗奚取焉況以其鄙俚語豈足行之遠哉吾故嘗憂輓近師習鄙俚語而且失所率由姑舍諸而不欲論之耳詎意今所得石州圓光無隱禪師獨不然也師則間有所感以紓之以諭學者曰偈曰頌曰詩曰文大洗輓近師舌超衆而上者集共四卷命之曰無孔笛遠來西肥示余乞余一語以冠其首讀之果知少林古曲轟然與怒雷俱奔懾然與大地同震余欣然相得遂置諸案頭日與禪師之

眉毛厮結矣若此集者可謂學者之針艾者也讀者宜詳之其或不然恐落風騷之境未免失其所率由而孤負此集之本懷矣余又焉能雪其屈哉師得法於大寧悟和尚即此師固宜稱為洞上知識也若夫師之道業純真鍛鍊妙密而湖海雲衲盛稱之更不復贅然余業已承其委命則題之卷首而弗辭者誠欲學者之以眼聞師音韻也是為序寬保元年歲次辛酉中秋日

天山詩稿序

大溪禪師者筑之柳川一人中龍也昔余在五雲則得溪廣衆中一見而道契溪每間則時時過余相驩未嘗不各言爾志也而溪固嗜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則其所蘊可知已無幾溪先余言旋不獲繼見者二年及余歸蓮池則溪一錫翩然而來乃顧叙舊傾蓋如故云夫我蓮池距柳川僅三十里故常往來此蓋數年會余辭院事出游四方遂契濶致心于鱗羽凡山之阿水之湄莫不思且想矣適余歸自洛也則溪徑趨而過廬因眎以其所著天山詩稿者僅二卷其

所住山以天瑞名則又以名集示所自也即使余校定且請之序余乃欣然以讀之鏗然其音斐然其藻不謂靈一皎然復出于今日哉夫溪所為詩以余視之母論今叢林之士不得多為其調雖世儒士孜孜從事于翰墨者亦恐不能企望也余乃顧相謂壯哉溪乎即有所寓而音益暢如此者其於施乎後世何不可哉乃四方必有擊節而賞音峩峩者山洋洋者水朱絃之合旦暮千古夫齊一變而至魯有味哉古言之也故所為洋洋乎盈科漸而溢于海余之所以

稱為人中龍者亦由是又何多夫靈一皎然者哉是其釋氏一方之文獻乃徵自斯集哉請書以貽之爰作天山詩稿序寬保改元辛酉秋九月

送賣茶翁再游洛序

曰賣茶翁之在洛也雖其無以自給乎然不欲求於外故游非其方不從交非其人不接焉唯以其鬻茶故名徧五畿然五畿之所以知賣翁又奚盡哉翁去鄉里之十年而展其師親墓來歸獲復與元皓相歡以及明年之春賣翁之意無為乎鄉無為乎鄉者無

執乎鄉則乃知其為無執乎鄉者為無執乎世者已不其大哉居此何賣翁復將之洛於是親戚故舊懼件而不返也計歆留之竟不可得人或問翁者曰今翁之意無執乎世而猶所執乎洛耶夫人生一世間各有所事事拘拘乎役役乎不能知其所休已第如翁者則鄉與洛又奚擇焉孔子不云何陋之有今翁所有者豈獨其茶耶又奚以之洛而賣為翁不答乃顧余而笑又問昔如來非夫自覺以覺他出世以遂懷四十九年以賣所有於群類者乎至若諸代列祖

鳴鐘擊鼓其所有何適而弗為是以臨濟以喝德山以棒石鞏以彎弓不一而足若夫孔老世之聖者也老子曰良賈深藏孔子曰求善賈而沽諸此亦有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今翁所有者豈獨其茶耶又奚以之洛而賣為雖然人各有所好物各有所托今翁所為豈為托與翁於是益笑問者茫然少焉乃出余與翁相謂凡今之人所同欲得者最莫過利而名次之利之所以欲得於己者最莫過今人之不由道而銜其名以釣然彼急其得於名而降焉者急其得於利

利之與名崇卑雖殊均之急於得者也然則前所謂不由道者即其所得固自不能酬其所欲也元皓曰嗟名利哉得亦有道焉故古之由道者其於名利亦稍不期而集豈自銜容致哉且名利之於人莫大於有天下也而舜之所以有天下豈可期乎故曰舜有天下而弗與焉我佛世尊初棄金輪寶位而脫屣名利由是觀之今為佛子雖王天下非貴也況世之瑣瑣者何足道哉而今之人上者名而以自釣下者利而莫知其足遑々焉汲々焉終身於囁嚅伺候之間

了不知其名利之去道而非我有也甚矣名利之害
道也夫以釋焉而得儒焉而得雖有能不害乎我者
幾希也獨賣翁以其鬻茶故名徧五畿然五畿之所
以知賣翁又多奚盡哉乃今或以其所有問焉斯不知
翁者也而又不知其茶者也猶且欲其有言即醜大
於世急名利也嗟翁信能賣哉翁曰詩云人之有心
吾忖度之者吾子之謂也吾其行哉吾子必將繼我
廼行寬保二年壬戌春二月

唐詩礎續編序

石君叔潭聚唐詩礎正編屬余為序刊行於世于茲
有年矣最後君復輯其續編者也欲以嗣前刻已矣
惜君暴病未及脫稿以死其易簣前三日遺言曰是
編也即所未足僅十之二以累後之同志若夫序言
更問潮師足矣洛書林田原氏懼前刻之不嗣也謀
諸禪人大典者禪人繼而補之遂成全璧共三卷禪
人之功豈不偉乎乃田原氏修書千里請余復序之
曰石君之於師支許弗啻也今以是瑣瑣者尚爾遺
言請師則序非吾師不可余於是乎叙曰夫詩宣志

而道知者也故貴調不貴理貴宛不貴嶮比興錯雜
要皆言性情夫詩固若是已求之理可乎明李獻吉
曰詩至唐古調亡矣然自有唐調可歌詠宋人主理
不主調於是唐調亦亡若李子之言宋不能唐調尚
安攻古調哉然古調則姑置不論夫唐執柯藝林選
材詞苑而締致之高自有其調可歌詠故其氣柔厚
其聲悠揚猶足被管絃矣苟求主調唐詩具在唐詩
之教莫先於得韻韻誠詩之礎哉石君聚詩之礎意
在斯乎其使學者據礎以得締致則五層之樓又何

難焉余叙正編亦云顧余昔游武中也與君相知而
莫逆距于今且三十有餘年矣及聞其死承其遺言
而復述為序又未嘗不慨然興感也寬保壬戌六月
既望

記

千秋館記

相良滕侯讀書之館顏曰千秋而屬元皓為之記曰
夫千秋者悠久也館何以悠久也曰滕侯之為業也
謂必善古之文辭而可以不朽也夫天地之久不能

知其不終窮滄海之深不能知其不揚塵而能為不朽者獨文辭在耳故曰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古之為辭者六經具在六經理苞塞不喻而假之辭辭猶道也道猶辭也其間不能以寸故古之治國齊家必修文道以莅吾民唐虞三代之為君伊傳周召之為臣無二也漢興詞賦稱兩司馬無偶者至明獻吉仲默二三作者為之首倡而于鱗元美時時慕稱北地弗衰也已而二子雄視一世超乘而上則又稱明代並駕兩司馬無偶者其次為伯玉為五子寧不鏗

鏘乎大相振哉今夫滕侯昭曠遠覽乎千載蓋服事王李焉故其為業也謂必善古之文辭而可以不朽也元皓曰大哉言乎如滕侯者可謂其欲立乎百世之上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而興起毋論明良喜起賡歌唐虞三代之治而講君臣之義所謂天地之精英發之於文辭而粗跡及政事者非邪滕侯文大進詩亦鏘然可誦今而後吾知慶雲王芝自滕侯筆下出則鳳凰豈唯鳴岐山而麒麟不必為檮杌豈不愉快乎滕侯顧謂元皓曰嗚呼盛哉師之言蓋記寡人

之館詳矣無論千秋說也即寡人亦願有進焉元皓
曰庶幾哉遂筆以為館記元文二年丁巳春三月

市川氏譜畧記

按市川氏出自三好氏三好氏在室町家有大功勲
而執權威振華夷枝葉繁衍越子孫世世聞于時者
多矣則逮乎市川氏食邑於河內讚良郡以承先世
之遺澤城飯盛山後為平信長所滅而遠孫遺裔猶
家居于郡之北條村云洛有嘉富者祖父某自河內
移於洛居焉自藏市川氏系譜及信國七首蓋其祖

所佩也寶永戊子春三月祖家遭火乃前者譜與七
首一朝灰燼矣是時嘉富尚幼不能以一毫記於懷
及長燕閒語及已昔嘗幼時狀與祖先事未嘗不泣
然出涕也魯子曰於乎市川氏殆其有後耶嘉富為
富永氏義子故冒姓富永氏矣嘉富性孝且慕舊每
傷為後不振而系譜已亡也乃嘆泣曰天乎我終忍
絕本氏哉嘉富來言祖先事因以譜畧請余記余乃
嘆曰於乎遺裔亦壯矣凡今之為人子若孫宜若是
否耶於乎遂書為市川氏譜畧記

桐雨亭記

勢田之東北隅為西光寺了澄公居之寺蓋臨驛路而瀕湖水行旅征夫絡繹以過入門而有亭則環植桐數株圍焉蔭垂々滴烟雨名其亭為桐雨亭余觀王維遊止輞川非不有孟城華岡杏館竹嶺及漆園椒園等諸勝而相樂尚且圖畫其淡烟積雨者狀以當臥游矣人情莫不樂其所適莫不得於其所樂焉夫外而饒者挾其勝以大吾觀內而足者挾其觀以擁吾勝公既有所適而能無意自得於此乎今亭不

大大觀萬頃湖而一案上見也夫湖南折為河長橋躍虹而烟帆水鳥錦鱗紋魚城樓刹閣無論遠通於是亭也觸吾目者無所不賞了澄公則固無所事此已然居之視天地猶之乎堂皇雖利涉其焉如且也西望台嶺南眺石山其他東北諸峰競秀呈奇蓋亦盡圖一幅又何借夫十指所出者然後臥吾之游夫魚累於外境而取足於內則萬頃湖之汪洋延亘二十四郡蹄涔之水則芥為之舟其為觀賞一也且若了澄公非不知晴嵐暮雪之勝晚鐘秋月烟霞草木

之狀而獨脩然以桐兩寓意者此其殆以天游自適
皆是物也人心不天游則視夫萬頃湖之汪洋列嶽
衆峰競秀呈奇皆為外物視夫萬頃湖之汪洋列嶽
衆峰競秀呈奇誠不為外物於是嗒然隱几遽然繙
書游目古人之域而且暮千古者則罔不樂豈非桐
雨之大乎然當夜雨之作亭上之趣亦悠哉則聞有
轂自葉間來者靜然而聽之則有漁父按歌湘靈鼓
瑟千百世下感極而悲者矣雖則悲者自吾所適者
而觀之則無所不樂也無所不得也澄其庶幾乎已

未夏澄訪余京館譚桐雨亭之勝而屬之記謂余曰
前者法藏泉流二公各為記矣而師可能無言乎後
月餘价應泉子致二公記京館且請曰師可能無言
乎余讀之乃歎曰大哉有是乎乃二公以盡桐雨之
亭矣昔杜少陵氏作岳陽樓之詩氣象闊放直將與
洞庭爭雄今可與二公文併稱澄其求之二公有餘
師矣余何述焉然以應泉子為澄代而請至再也何
所固辭乃遂言所竊聞見者為亭記至所謂異曲同
工衍藻敷麗作者事也則二公之言誠備矣

重建金立權現神祠記

惟我^三人皇氏之世王侯理邦卿士共其職人民樂業異域嚮風大哉神運於斯為盛當是時秦有臣徐福者計欲得瑤草瓊葩以獻秦主庶幾主一御之而延壽哉廼冒鯨波之險翩然浮于海遠來于我神域也乃竟不歸其所乘舩化而為山謂之金立山山距吾肥城北三十里鬱乎如青芙蓉者是矣中有大權現神祠尸祝奉祀之則維神能降福于民故吾肥所崇至于今弗替是金立之所以為神山也維山不高

而時或忽高焉則上挿霄漢下瞰城郭矣城郭者蓋筑之福岡府也府為金立之東北而中間有一大山隔焉輒俯視之有如指掌方夫忽高之時也一芥弗動自然乃爾居者莫能知頃刻而低恬然猶故則不見夫城郭者矣如此者歲或一二世人稱之曰涌出云且也維神夜行霄間舳艫搖搖髣髴乎蕩舟之聲者聞于下而十年若五歲人或一見之矣儒者或謂子不語怪乃今所語豈不誕乎曰否菩薩聖衆或飛金錫或乘紫雲他諸神異不可枚舉大抵吾經教之

所說大權聖者愍念衆生現種々身故或化為神為
仙為佛為菩薩為羅漢若又為人則現宰臣長者及
一切身是皆應其機宜攝化群彙而世莫能窺測焉
則又安知夫徐子者不為佛陀應身哉宜世所崇有
垂跡應化之說金立神蓋藥師佛也相傳初徐子採
靈藥於我神域乃始舩至肥城南城南海也滄波之
間蓋有物焉倏忽乎為盃浮于津是海龍所為獻徐
子者也故名其處曰浮盃津父老云也距浮盃東北
約十里許為蓮池邑邑之東可五里有一小村焉名

曰小鹿之村屬神埼縣又有金立神祠者祠甚小此
蓋徐子初所窟宅而後人奉祀之今殆壞以多歷年
所故爾近有禪師普溪者菴于祠側竊有慨於祠廢
則人莫能知而靈跡之不能利後世也於是思所以
重建之而普使群生仰神威之德哉乃與教運暨二
三道侶一心戮願而日趨城府村邑持鉢以鳩貲矣
遂仍舊址營之一載始得就緒祠僅構一小殿方六
尺者揭曰金立權現神祠殿雖小哉然華棟畫棟極
之精緻則夫廣殿崇閣又何多讓第至于其化貲經

營不謂勤且勞乎譬猶童子聚恒河沙而為佛塔乃
覺其難而溪不以為難故工至期年而成顧溪盤旋
于此地乃一新焉功其鉅矣乎然祠猶尚成之小者
蓋升高必自卑是其心可知耳溪求皓為記以垂之
于不朽皓豈能增神祠光乎雖然同轂相應同氣相
求則記之求皓何敢辭乃遂畧陳其始末作神祠記
禪師名元龍普溪其字本府人也少入釋得法於近
江光林巖和尚有風度寬保二年歲次壬戌三月穀
旦

長崎南海山記

觀世音者竺土正音名阿利耶婆婁吉低輸華言蓋
今稱也惟觀世音菩薩與南閻浮提衆生有大因緣
凡衆生有急難者一稱菩薩名號皆得解脫凡諸衆
生其最難離貪等莫甚焉而菩薩弘慈一時普救類
音殊唱俱蒙離苦故曰觀世音予聞中華東大洋海
有所謂小白華山者即菩薩示現地也梵稱補怛洛
伽譯為今名其山絕起海中隱々乎如青螺幽閭遼
遠不可名狀而寺在其中人以誠感輒應乃今華人

舟泛東洋必歷其山所在始至長崎故華人皆稱白
華弗置也予雖欲造詣豈可得乎不意吾肥前州彼
杵郡長崎鎮小瀬戸之山秀焉名曰南海山則菩薩
神變顯靈於此境為頗例白華耶山去神崎西三里
所昔者華人陳某始置梵宇奉安菩薩尊像夫是山
西南一望冥茫無際正與小白華者相直其命名南
海蓋取白華一稱為南海普陀山義焉按陳氏當本
邦寬永際舟浮于海東至乎吾育王島遇惡風漂中
流怒濤衝天陳氏一心稱菩薩名而注念白華乃祝

曰唯願大悲哀愍苦難令舶安穩一獲到岸創建精
舍永安菩薩尊像時舉舶俱稱菩薩名須臾風歇舟
至小瀬戸之岸樓櫓帆柁及他所有資橐不使毫髮
散亂其夜舟衆同夢白衣大士在空中展金臂而救
護我舶焉陳氏覺而愈益飯敬當其重渡時獲菩薩
像一軀於白華山持來創寺奉之今我所謂南海山
是矣自時厥後恭敬供養春三夏六月十月弗怠
通之五畿九州遠之中夏外夷或有舟至崎者則莫
不畢詣而菩薩靈應彰々乎膾炙人口也則皆可指

數元祿二年己巳 官命創館以館華客故華客之
足跡與南海絕矣先是天和改元辛酉華船弗至崎
殆乎艱因建懺場以禱之不日一華船來乃告之故
元文二年丁巳華船來商崎者僅五崎民大苦且華
人之在館者則亦各以未由得其鄉信憂至簌々涕
下矣於是陳方掄王則光吳采若等計凡三十二人
乃從館中合疏陳天和例以請禱焉 知縣某君幸
哀可之越以是歲十二月九日建壇設會禮誦禱祝
七日乃止即明年戊午春三月廿七日寧波船陳賢

裕者果乎來曰歲丙辰冬十二月下浣詔下江南浙
江禁舶商日本然後去歲丁巳冬十二月中旬詔復
下諸舶於例宜東則其禁僅一周載乃止方今來此
矣因考其言則詔復下之時南海山修懺時也其又
曰某以是月十七日自白華山發焉不出一旬乃今
到此何其速也其發之日即南海修春祭日也然賢
裕者與昔者陳某同姓亦一奇矣蓋惟菩薩廣大慈
悲哀愍群生現瑞海表如月印水善哉前者諸商陳
例修懺神感果應皆有所著見非途說之苟飾也今

華人之嗜歸菩薩如飲甘露以寺日隳廢故意欲重
興人或為之慨嘆而末由經營已其吳采若等蓋丁
巳來已未尚在館也則乞曰願送香華南海其年為
元文之四年知縣某君得其狀以為初陳氏榜為
南海其後劉氏寄以青蓮相額暨門聯數字蓋至於
今稱說弗衰而華人憶其基之因固其所也彼胡可
以無供設乎采若他諸在館者乃始獲送供南海以
效香華之祝焉昔者有真人焉諭崎人曰夫崎海西
要鎮夷夏之交也且也山水明媚最為第一西通吳

楚滄海杳渺不可涯沚者矣第其地方如東南及北
則皆山其平僅二里其餘高低蓋如峽中鑿成而街
馬巷焉者爾雖然至中華及他外夷諸舶來繫舟則
水之積最深而便於操雖中華之港鮮有踰焉所惜
衆山屹立有為人所推墮之勢即堪輿家弗稱此其
所以將興之未能也竊思小瀨戶之山菩薩所指因
海以護夷夏諸舶慈愍方便其孰加焉苟或創一大
伽藍於此港口則菩薩以三昧力於不利地得大饒
益不謂直瓊浦哉言訖遂去瓊浦蓋長崎本稱云於

是_レ先德思欲_二構締_一伽藍於小瀬戸之山而時緣未_レ熟
竟_二逝_一今山主楞伽印公禪師者實_二伋_一贊叢林亦能_二繼_一
先志_也者公懼_レ後之人於其梵宇之肇興像設之因由
也湮滅而莫_レ聞知俾伊勢僧盤王貽其所為狀來因_二
吾徒玄朗徵_レ記狀文淵慤而盛言其由可不書哉是_レ
用不_レ辭姑讚述其本末而為_レ記傳後惟觀此文者文
字性空不以文視文而以法視文隨喜讚嘆而為公_二
推轂_一謂之菩薩現身而為說法也亦得矣然則南海
之山示現之地目雖未_レ觀足雖未_レ躡一誦之頃山色

海光一時照映親入菩薩清淨之境則構此文者其
於將來亦不為無所益也因應公需併告將來者爾
寬保三年癸亥大士降誕日記

傳

大尼體真大姉傳

吾釋氏之衆有_レ四部焉表_ニ大法之真傳_ヲ起_ス群生之正
信其_ヲ三於_ニ今為盛固無論_ヲ第_ニ大尼一法世難行_キ久矣_レ
是我_レ神域越在東海或不足_ニ其師乎抑為_ニ器不勝_ニ邪
皓自_リ少至老徧閱_ス海藏諸文遠覽_ニ大雄氏所以弘範_ニ
奕世之旨_ヲ蓋不有_ニ三法藏者布_カ焉則將_ニ何以使教法_ヲ
弘通_ニ唯律必佛口親宣而非_ニ諸大弟子之得與聞也_ヲ
皓竊按_ニ大愛道為尼因由_ヲ初阿難詣佛三請_ニ然後乃_ニ
稍稍許可_ニ之即知_ニ尼法之難非獨_ニ今也雖然皓不敢_ニ

信其難行於我神域則於體真尼微焉夫其絕類離倫進修慧業有如體真尼者皓蚤得諸其母及兄相知最深傳非皓為而孰宜為之傳曰尼名元如字體真小字竹姐肥之蓮池鍋島之治之庶女之淳之妹也之治為邑主藤侯直之之異母弟以延寶庚申歲六月七日生尼于本邑之第之治妻多久氏善人也乃撫為己子既生美質夙成惠愛慈善年五歲從師氏學凡書一覽頗能記憶然自少不喜粉飾脩然有塵表之趣或見佛像輒五體投地作禮而起多久氏

充器之七歲見吾霖和尚其敬禮有老成人之態度焉逮九歲穎悟異常一日自詠國風二章以見所以患世相起滅不常之意持呈和尚請曰弟子將求出世間法可乎和尚曰可出世之法叅禪莫過焉苟欲叅禪將生死二字貼在于額頭上究來究去識取無生死底一生叅學事畢矣汝年幼尚能如此有何不可曰弟子心自樂之永矢靡他和尚知志不可奪默而嘉之然不敢以告其父母即父母亦能知之矣和尚乃自書所告數語亦賦國風二章以貽之其書凌

屬橫逸今現在尼所亦自可傳不朽云十一歲喪父
多久氏為僧號曰法英院於之淳第中謂之壽恩院
尼以孝事焉逮後移院城北尼實從之語在壽恩院
主墓碑銘中稍長頗探經論復能文且於臨池之伎
循蹈規矚以故無論國字與梵與漢莫不皆精其取
書徧流四方見者咸以為粹矣十九歲俾就吾霖和
尚受碧巖集五日卒業他諸語錄即能通誦和尚喜
曰此女中千里駒也忽一日得尼戒本及尼鈔等諸
書驚書者以喜晨夕展覽手不忍釋乃遂發大願心

長齋蔬食而衣不御華綺常自書寫律部及諸章疏
以備檢閱不下數百卷矣既而嘆曰世相無常難禦
生死即禦生死莫過出家且夫戒者正順解脫之本
豈可不遵哉遂為書啓英及之淳以求薙染英及之
淳覲其有決死也不敢拒然親戚防之嚴則日佛前
焚香祝曰唯願諸佛鑑我鄙誠哀攝受我我今不得
為出家更待何生累歲不輟祝親戚使其乳母連牀
同寢則不能朝伺隙矣而其心惟恐後時而靡獲也
已給其乳母去牀且休夫然後手自操刀斷髮實元

祿辛巳二月七日曉年二十二矣即依自誓之法受
八關齋於是英及之淳他諸親戚大驚乃遂聽之尼
歡然踊躍而是歲七月十日英携尼及侍女乳母偕
往禮德善界公乞求戒法界公一見輒以法器相期
授以沙彌尼戒法焉明年春英病尼侍湯藥夜禮諸
佛至祈身代之英死則水漿不入口者三日乃念其
遺訓節哀自守越明年為歲二十四焉而以夏四月
二十三日謁密教師眼公者依瑜伽法自誓稟具乞
之證明眼公授以密教遵而行之似有未足欲擇師

以進因竊惟今我不得大律範與之相商確匏繫此
一方邪奮然乃起自時厥後以律教為已任不舍晝
夜自四律以至五論披而讀之靡不悅懌最後移院
于直島村扁曰壽恩者仍其舊號也已又講遺教彌
陀法華諸經及他論釋等書以勸諭諸道俗適嘗嬰
病親戚勸其延醫脗脉以鄉無女醫故不從後設八
條疑問靈潭律師因撰實于諸師而諸師有答決焉
若大尼病不開延男醫脗脉與其意愜矣即其於四
威儀中無行不依律者蓋二十年一日也尼意則惟

我本邦自有鑑真睿尊一大師者興律門宗匠維時
為盛獨奈何大尼戒法不行之久豈非闕哉今我忝
廁尼衆是可忍邪然吾肥海上之邦唯常以不得就
有道而正焉憂間問緇林士亦皆無所啓發因謂一
訪師于京洛則可耳未知京洛有其人乎否邪蓋以
余元皓者游洛屢也頗能知之故詣皓咨謀皓乃謂
之曰夫洛稱為宗匠林藪代不乏南山師當令大姊
啓迪而躍如奚啻其一二人哉大姊無稱律教乃已
大姊而稱律教舍京洛將奚適哉今皓鄉友有大德

靈潭公者蓮宗之尤也大振律風徧接龍象其臘高
其行粹大姊往哉時不可失自是尼一屬意于潭公
請皓為書遺公先容越享保丁未春乃與大姊普俊
偕往則小倉東蘭舟至浪華港舍而趨徑謁公於洛
之照臨律苑普俊者昔所稱為侍女者也俊之言曰
道遠矣哉俊雖駑下願附驥尾而行邪斯其所以不
敢暫離者爾尼乃替普敬礼而請曰今余元如不遠
千里而來欲就大德學以明戒法以遂夙志惟我邊
鄉素乏戒師矧乎大尼一法不行本邦久矣苟非我

大德將誰依邪願賜慈悲為岳指教公嘉其至誠乃告之曰大哉有是乎汝當至洛下從幻幻空公將其必有取益焉尼奉以行空一見嘆曰吾齡已逼八旬居恒善病吾欲為汝師豈可得乎尼屢請空務辭去謁門公于洛東門亦辭以老於是又重投潭公潭歡然而喜曰汝可入吾門矣命定館舍因結夏于洛東僑舍自安居前迨秋八月即從公學尼法若尼鈔若事鈔及章服儀等計凡六十餘卷切問近思如攬金探玉惟恐或失之矣蓋其重法忘軀雖以大愛道況

之且不多讓以故其於尼法通持犯明開遮真偽餘蘊者欽且也質以淨土教觀而念佛三昧至忘寢食公益喜之而嘆曰自吾得汝四部具矣表大法之真傳起群生之正信冀吾門不致寂寥耳今而後能弘尼衆之法使不墜者唯汝爾汝其懋哉一日尼啓公曰吾肥法嚴則座下固取知而不慧歸期已逼意欲淹留而受慈教不可得已不慧既歸之後即當遵法奉行伏願座下遙垂證明公以其逼期故不敢留特命令束裝不復吝去留緇素嘆服尋還西肥幻幻

空公以其啓行前一日著法語一篇以送之他諸宗
匠贈詩若偈賞其榮旋云明年戊申夏四月八日尼
於本邑新開懺室專念勝相日夜勉勵尅期取驗至
第七日忽感靈相邪越以六月二十六日卯時下分
依法自受羯磨已竟年四十九矣公聞之賀乃貽以
隨喜證明書一篇尼住直島村壽恩院杜門謝客惟
道是修持律謹嚴脇不沾席率以為常一旦忽喟然
曰吾為佛子惡可終身孤陋哉獨恨肥乃我先暨父
母之邦父母雖歿吾兄在吾忍遽辭遠邪其苦思蓋

自之取不能決非信義篤友愛深豈能如是哉遂謀
諸之淳之淳賢博學而善詞章素信佛棄復於梵書
尤精其為人謙虛下人而才且武每或一泣事以果
斷自處闔鄉為之嘆服矣諭曰汝將欲何為其冀將
務為遠大者邪我聞昔者甘露和尚誠小師潮公曰
務為遠者大者莫務為近者小者以余觀於汝今蠖
伏鄉里友于兄弟即於父母之邦不敢怠遑此特近
者小者爾去游四方之國進立慧業之勲可不謂遠
者大者乎哉汝徃其莫以我為念尼謝曰吾知吾兄

當如是姑相謀爾遂與之淳訣又重携普俊及諸尼
徒俱行構菴洛東扁日光攝於是道俗男女靡然嚮
風或謂此現比丘尼身而為說法者矣尼乃隨機開
方便門洛下聞之無問顯微乞戒法來詣者日續紛
也尼悉納之應以垂歸戒之範多至數百人雖初寒
溽暑亦不拒也享保甲寅冬之淳卒于肥踰歲計至
之淳嘗退間于本邑揭其軒曰六如以既往為別稱
及於至其卒乃號稱蘭巖名曰道香居士者昔我霖
先師與湛祖翁之取賜也尼為位以祭西向大哭如

喪考妣夫其友愛慈婉之篤至性乃爾耳尋又值潭
公戡化則愈益劇勵故每一念及教諭之德未嘗不
思所以酬焉者也昔尼幼一問出世法於我霖和尚
者自夙世願輪中來厥後遂祝髮受具聽受諸師教
觀之旨叩其樞要惟恐或執名相之學而孤負最初
一步故常以禪淨不二自勤嘗與皓言曰如從先慈
聽霖和尚示禪要雖曰未達又能死生如一臨事不
懼而先慈竟卒於此如身居教而知有禪皆和尚化
導之力也由是而嘆形貴為尼衆者務欲究明心宗

爾雖然以如之匪器也未能進于此可不悲乎皓考其言觀其行且知其生平之素若尼者非特精研教觀實足知我禪道之難然則今稱為尼衆之範者非尼孰能當之日皓在洛洛之婦人其皈依弟子持僧文海所狀得戒出世之因來請皓為傳以垂于後其狀實符生乎故爰作傳然此特皓所竊見者爾若其所習學初自密教後暨顯教觀解以洎淨土之業是其所以詳且盡者則文海之狀備矣夫尼今年六十而加三戒臘三十九夏以此高年聰明弗衰則耄耋

期願猶富春秋豈傳之可為止此元皓曰其弟子業已來請然皓竟莫知其何人也述斯應之矣大尼之法勃興本邦明月秋江光彩無雙嗚呼其昌哉寬保二年歲次壬戌春正十九日

17. 12. 13

辰三
加
空

未田

金

SEAS

曾寮文集

下



1752 32
15

依模県立図書館
昭和
45.5.31
5-116

魯寮文集卷之下



肥松浦釋元皓大潮著

銘

萬歲劍銘并序

洛陽富永嘉富得劍於參議石山卿師香蓋神物也
嘉富與實巖裕公好乃因巖公請銘于魯子曰某也
賤陋竊幸為參議卿所識卿博物多能堂作二劍及
後某數謁焉卿解其一賜之俾藏于家長一尺有八
寸名以萬歲而鏤之莖於是某今廼樂劍可以傳家

也而得師之一言為銘何如魯子曰余釋氏也劍何知焉夫不自知而為之說者妄也不自讓而應之則其應不恭敢辭明日嘉富與巖公請之而至再曾子乃從容而謂曰來與子說劍也夫天下之劍三曰天子也諸侯也庶人也昔者莊周已說而盡之矣雖然此特戰國游說輩言爾夫劍假令以四海為鏑明月為鋒以虹霓為脊以崑崙為鐔鉞剗蛟屠龍超出古今倒視日月一揮無遺人熟夫用之用而不熟夫不用之用也則神物猶妖耳魯子曰與其以用於世者

為吾用則豈不得已其無以不用為吾用者乎則能藏之者乎嗟嘉富而冀乎能藏之道不減桃林放牛時乃今飾之也朱漆其室魚皮其柄黃金其鐔白玉其鈇其心以為昭卿賜也猶能日磨而月治之秘而後藏不礙其用魑魅莫能測魍魎之竄夫然後神可葆也是以君子身處一室而神游天地矣譬猶劍在室而光射斗此余今廼知劍可以喻道也然道一而已矣夫焉用三庶幾得於不用之用而後道可致也嘉富其欽哉嘉富其欽哉於是嘉富歡然乃起再拜

而謝曰聞教矣書于匣為銘

瞻彼在室無行不吉君子萬年維德如一

鉦鼓桴銘并序

淨周姓磯田以豪富居勢田注念西方淨業惟謹年
六十一祝髮避跡又七年脫白披緇實正德五年乙
未也是歲冬十二月十九日周偶出之京得一小桴
以歸擊鉦鼓警曉昏稱佛號以無忘先哲之訓焉乃
自作國風一章用廣其意享保八年秋八月十一日
端然而逝年七十七矣其所得桴與手書國風尚存

元文四年秋九月既望其子淨慶寓書乞銘於元皓
永傳子孫為之銘曰

鏗鉦鼓惟爾勲警且覺寂彌聞

讀誦法華經塔誌銘代

按譜龍造寺氏為姓藤原藤原肇自大織冠鎌足氏
鎌足氏數世而得山城守家兼家兼曾孫為龍造寺
家晴也所稱七郎左衛門是也天正十五年大閤平
公賜以諫早為食邑邑為高來郡家晴奉命討西鄉
信尚而唱凱歌自茲厥後隆隆不替遂續因而主之

家晴生直孝始以其地為氏直孝生茂敬茂敬生茂
真茂真生茂門茂門無子以弟茂照為子立皆以豐
前若石見稱焉茂照無子養鍋島直亮仲子茂晴為
嗣而以女妻之茂晴生茂行茂行乃父子紹續居其
職曰顧余先人紹續先世苗裔蒙烈故諫早氏世主
本邑至于余藩政所出考之行事夙夜罔怠庶幾以
致輔弼之消埃矣夫余先人年甫十五立主于本邑
實元祿七年歲甲戌也享保十七年壬子先人年五
十三退閑于城府深街自號曰石翁居士云於是余

茂行嗣立為歲十九焉竊惟蓋自我先興凡幾世勢
在藩輔苟欲撫民輔政子孫繩々至之無窮莫大於
歸佛靈文具在其法一乘一乘之典醍醐為味餘味
無能及焉若人讀誦是經若教人讀誦若自書若教
人書功德無量不可思議矣是以我曾祖暨祖諸屬
邑寺僧讀誦是經凡一萬部而樹石以誌焉曰庶幾
我子若孫世世不絕以至于悠久哉若夫自其創業
至就緒年月日各具諸誌中故不復贅且我先人自
正德三年癸巳迨五年乙未教人讀誦焉者業已一

萬部樹石于邑之古城山頂以誌焉先人從乎藩府
股肱之列愍子女之不終天年而多喪乃嘆風世之
業感曰夫善惡殊塗因緣同遇凡夫愚癡掩覆無明
不省不覺為可憐愍者矣惟佛世尊出現于世以遂
本懷然其張因緣會遇之說叙三世報應之感豈不
彰々乎著明哉故經曰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本末究
竟等不其然乎苟欲得國家豐饒士庶樂業上壽宗
藩下得守職枝葉繁敷咸各保我民不由讀誦經王
威力安得俾我子孫轉其業感瓜瓞綿々永策藩輔

之勲哉於是又重裝願乃以享保十七年壬子四月
教人讀誦今經亦復一千部曰吾冀其至于十年切
成萬部以此切德保我子孫厥餘善利如上所祝云
爾然而先人營之四年病以卒矣於戲其生以延寶
八年庚申秋八月五日卒享保二十年乙卯冬十一
月晦年五十有六歲生四男四女余其仲也男女不
幸蚤死矣而今存者余及余妹僅二人云於是余不
肖茂行又重請衆僧伽讀誦今經歲一千部遂繼先
人之志業已六年始得告成成之日乃確石樹諸前

所誌舊石右是其遺命者爾時寬保元年辛酉冬十二月朔也昔者先人多聚小石手書妙經于上石一字至第六卷乃竟卒矣於是茂行亦復繼書之收其常所書石及今所繼者合瘞于所樹石下表曰讀誦法華經塔云銘曰

於赫我祖出自皇孫降宅西土枝葉寔繁食邑諫早翰垣肥藩實維天寵君臣道存輔政居職柱砥固根光前耀後特以佛尊讀誦妙典億萬奉言綿綿瓜瓞繁殖家門德容增色名翼成憲農夫并野動植承恩

古城有山維石如琨不磨者文績著朝昏

肥民累葬墓誌銘

享保壬癸際吾肥之民死者甚衆則累屍以葬其葬處距城五里東北佛心寺是也蓋吾老藩主聞之甚愍謂諸執事曰傷哉今吾民之死若是其衆也因命佛心寺住持某咒誦真詮食放甘露普施河沙諸餓鬼衆以此切德迴向彼衆業障雲散罪愆雪消普使迷流齊登覺岸於是歲七月十日恭就不利嚴衛壇場闡揚佛事夜燒香燭秋簾雲霞而存歿均承善

利矣。是所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不虛行。遇緣即應。今則以老藩主慈愍。故法肇斯會。例遺將來。嗚呼其大矣哉。爰及今藩主嗣立。蓋繼志輒又傷彼弗措也。因遂重命有司。礪石曳樹。葬處表墓。亦使元皓誌之。皓乃嘆曰。大禹何人也。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何則。以為己責也。今夫藩主思彼衆死。久者由新死者也。古今雖殊。小大雖異。然任其職之心。同耳。凡民之食於土。孰孰不曰。受我藩主之矜育耶。則吾民之命懸乎藩主也。固矣。且今藩主思彼久者也。切矣。

惟我佛愍念衆生。猶如一子。今藩主撫民之心。繼之於尊嚴。而思及彼朽骨亡二也。然則彼衆死久。靈且不昧。而感德九地。夫豈不結草哉。夫豈不結草哉。寬保元年秋七月十三日。沙門元皓誌誌之日。石樹曰也。銘曰。有生役役。以觀其死。曰死曰生。猶昨夢耳。苟達魚生。乃足死矣。維石曳之。銘其所止。嗟若衆胡不汝祀。胡不汝起。

疏

歲首大檀越祝釐疏代

三元風和東海恩波兼福海同漲萬景日平南山淑
氣與壽山齊高值此歲朝迎斯璿曆切念果等叨陪
釋種忝入空門四事扶身常據于阿練若六塵滅影
恒習於禪波羅不仗祝釐之儀安酌惠施之德肅啟
梵典虔淨道場金剛名經能摧種種魔壘伏候取譬
克育繩々子孫聞絃歌於武城維民父母得釣漁渭
水誠國柱梁天雨公田地敷檀樹闔國黎民歌擊壤
而抃野滿林華果垂重蔭以集雲繁禧逐春愈臻諸
障隨寒俱盡候家迪吉法門輝光般若會上聖賢願

賜慈悲均納受覺皇殿前僧侶恭具文疏共上聞

龍津禪寺薦要玄院居士十七年忌禮懺疏代
伏以檀樹嘗凋實慨淨方之往曇華垂範敢忘梵典
之修爰建懺場用酬德海切念要玄院了關宗勇大
居士洪蔭周敷大名遠播依作國家之鑑用啟黎庶
之蒙奈何曩逐電光倏爾今嘆火滅纖々隨月曉慘
暗輝郁々薰風日稱氣象恭逢諱景少申追羞入事
伏願要玄院大居士法雲益遍生々擁靈鷲之山願
海彌深也々護神龍之窟永仗如來付囑常轉諸佛

法輪

祭文

祭佛國大僊和尚文 并序

元文三年歲次戊午仲冬中澣之七日佛國堂頭
大僊和尚示寂于東都吳門之館是月計聞西京
臘月侍僧奉師遺骨來歸元皓等因事執繫都下
僑舍乃嘆祖門尊宿之益稀不特傷佛國真子之
已殲也叢林無舉典禮乃已叢林而舉典禮固在
祭之盛何可窮也然皓等德荷帡幪誼辱策勵既

見遽違痛悼增劇是月之望恭趨丈室謹具香茶
虔羞為奠而昭告以文曰

佛國之道如日麗天聯芳續焰詵々才賢芳馥互播
梗楠蘭荃諸師凋零各隨逝川獨存此師其德巋然
老而益壯鑽之彌堅片言固信隻跡爭傳提已墜綱
衆大願船求賢華域岳二十年維命天降垂輝燦
巔側目不顧妒口不遷望彼一葦如一絲懸再請疏
往祝此良緣三載未報寤寐拳々是歲孟秋妖魔為
經六群斯黨四衆是愆師奮弗辭痛著鐵鞭東謁

府朝事隨明蠲按金剛劍寸草弗捐皓等無似內慚
備員爰及西上與師別筵同道者憐鴈距魚腹山水
合絃謂當報國努力勉旃有如師者宜壽且延乃
竟不延齒爾忽眠未後一句胡不問焉遲了八刻已
隔天淵轂聞于天照耀林泉正法傳誰滅却驢邊有
如師者誰敢後先遺骨東至隻履西旋求賢一舉公
案已圓擔荷白社為吾青氈八十二歲掣風掣顛語
吐白鳳口出青蓮電光中走猛火裏禪能事畢矣大
用現前孰謂此仙而不若仙壽命無量筆數難宣祇

樹月隱佛國花翩標格尚在我心惛々伏惟尚饗
雜著

吾我字對 答教者問

問吾我二字亦應互用謂是不定大抵文字變化成
義須看其處定之同異如有伯仲住於一舍其鄉人
喪伯氏偶疾不能躬趨仲氏代伯即往弔之呼伯氏
名弔慰來歸伯氏魚婦將婢某女掃其室中乃置種
種寶劍等物而婦人至美貌端嚴世所希有仲欲代
伯而為其夫伯即持刀作如是言汝若不去當斷汝

命汝前代我以鄉人喪不過呼名通謁而已今汝欲
代而為之夫此與共娶禽獸奚異汝甚愚癡無所知
識應宜相代唯在前日而今所欲即是汝嫂汝若失
禮當速致死聞竟慚愧請罪伯氏此喻吾我但知互
用而不知體固嘗殊異凡餘一切憂患恨怨爾汝等
字縱令其義或肖伯仲當用之時宜代與否亦猶婚
喪大不相同

答問第一

來問附顯常九拜奉呈大潮大和尚貌座

下疑問三條蓋聞文章自東漢衰至六朝而極矣
唐韓柳二公文尚達意力去鉛華降至宋元縉紳
君子莫不從事焉及吾宗諸耆宿抱禦侮器者皆
假言詞林以緣飾斯道布在方策然六朝文勝而
質亡宋元質勝而文亡及明諸君子振古文辭擬
議追琢去淫濫而歸雅正但其風盛乎儒林而未
及吾門嗟古今代變諸家殺亂後生未學將安從
焉伏以大和尚翰墨之才標範叢林間即不以常
不敏庶幾詳告明諭使少有所啟蒙

余竊謂文章之學莫如儒家古籍也何邪文者所以
中土其言而行之中土者也中土而言之焉用梵言
哉雖則文之奇而神若楞嚴維摩者舍我所載而獨
稱之言則我又安所得而勝夫古籍哉然則文非梵
言所能也夫什犍所譯奉以為經當其時文運降而
乏馬班乃其辭下比晋宋者非我也夫筆受者也余
故曰文非梵言所能也夫什犍之取譯假使馬班筆
受焉則世所傳修多羅豈不為古文辭哉文章之學
莫如儒家古籍也固矣夫古籍即毋論六經繇六經

而下稱古籍則莫如司馬氏蓋文而稱司馬氏則諸
體具在當令人讀之而躍如也其次為班固又次范
曄而范曄視諸遷固霄壤弗啻也李獻吉曰遷固博
采簡帙省縮范曄則不然著力字句之間故其言枯
體晦文之削者也李氏之說雖論史哉亦可以言文
矣叢林之士敗古而趨今故以鄙宋胡元為古文何
可取也學者不稱文辭乃已學者而稱文辭莫如司
馬氏吾冀欲使學者繇司馬氏曙之諸體晨焉夕焉
讀之而罔倦其冊可挾而行可箱而徙則安得不入

其邦域也哉夫然後緣飾吾道者乃假之辭載以行之于後世其豈不可乎何也理言其意故假之辭假之辭而不假乎所載矣夫吾不立字家豈徒齷齪工紙上言者哉蓋為有所行故耳余故舉之答來問即叢林之士所怪於吾吾又何傷焉

答問第二

來問附 吾徒之於外典名物不同稱謂各異屬辭比事蓋有不合者矣但老莊列等書無為至妙之論稍相似爾私心竊以吾徒之學文者當

熟此等書然此等書亦皆古文不可以今言識也諸注家若郭象呂吉甫蔣輟李衷一陸方壺林希逸等未知其有所能發明乎否邪則唯大和尚有賜教

先是余適東人或_下以老莊列稍似禪為問者其言大畧以三子無為至妙之論稍近我也而未盡餘蘊夫三子誠若是似邪然三子者獨其言似爾似者非真得非葉公之畫龍邪吾意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上下如彼進退在我三子於我禪固無損也學者取其

辭或可矣余請詳之釋氏之所載無執乎外無執乎外者無載乎外而所以修於辭蓋假之以緣飾吾道是已三子者書安得而不執若夫吾徒之於外典名物不同稱謂各異以至云云則古與今言不同故有不合者矣三子等書亦皆古文不可以今言識也誠如來章矣雖然今讀三子諸家注固在其階梯而上之則皆無難也六經尤氏豈不侏離鳥言乎然而天下傳焉後世述焉無他要之皆得由注家之言而經之也至於三子注宜莫林希逸若焉何也林涉獵辭書以該貫特聞復能統師說而自精自精足解斯傳焉況統乎余謂注他稍異耳呂蘇李陸等解余未暇論若郭注莊子余以為頗得其義然讀物初賸語則曰郭氏注莊子管中窺豹玄英為義疏軒下葺宇其能剖發幽翳者溫陵呂氏而已呂氏其善矣余未之覽也子其讀林氏其他可自知也已

答問第三

來問附經論之學吾徒固所宜為第言孤陋寡聞望洋而向若夫豈不悲哉初機後學如常

者少志教乘孰先肄焉楞嚴圓覺等諸疏當何從而讀也不惜慈悲伏望開諭

近世教禪更相為駁凡其所筆書抄寫交傳是其所以執門戶者莫甚焉計其所是非亡過文字之立與不立矣自其不得者而觀之則立與不立不大相戾乎哉然得之於本者蓋立之與不立均之跡耳嗟乎吾以為方今所獨難者此耳禪不暇習之教々無以知有禪所謂帆海者不知山梯山者不知水是以禪者教者道不同不相為謀禪為教者之累教為禪者

之累其爭也未其未則弊矣且使所為爭者必欲永勝豈釋氏為學本哉余與子禪者也非從事於教家者也然余昔少暇游教者之門數矣故畧聞其餘論而喜之不意今承子問子少志教乘孰先肄焉而又喜之是以不惜聞見之素言喋々而不敢辭繁者如此子其以暇之日少習教々固佛遺訓也即習不必損子矣昔者永明明教覺範橘洲笑隱此數師者博蹟經論者也寧務為本無務為跡又奚所損於我哉且也歷世諸祖皆有語錄猶之乎佛有經菩薩有論

也則尚能擇於今日乎禪徒間或志于教者輒謂教
乘亡過楞嚴圓覺矣然雅非學次第也究吾小乘之
數際吾大之義夫然後盈科而流是習教之道也習
教俱舍莫先焉其次唯識又次三論而起信圓覺至
楞嚴法華而極矣蓋亦其大畧耳夫以子之才少學
于餘力則可概而得已然他人則不暇此其常云注
楞嚴者無知言不貴繁故以錢氏之才區區而成抄
繁固奚盡也今世鳳潭公者以教名藉甚寰區中亦
注楞嚴貶斥諸家諸家皆廢覽者踴躍卓如見之錢

不及也至於其辭不勝第區諸理惟公為然止取其
義約而讀之必有所得焉圓覺莫善於古雲古雲集
諸家成一家言是矣他若圭峯觀者有所啟發展卷
愉然矣然逮其判教徃徃別圓混合故余嘗以為圭
峯師畧疏必修之書也若鳳潭公者文得馬班又重
筆削誠希世之典也然潭公之訣漫浪難覽遠不及
峯為可惜也余之所聞是而已矣敢附來章以行幸
有取諸更一深論

紀事

紀樵太郎事

太郎之山有農夫要藏者年五十有餘窶且病有子
年十六其名爲樵太郎以孝事焉居恒唯父疾之憂
且恐饘粥之弗給屢與其母謀所以養之即以己少
弱其力不勝者猶且耕耨孜孜弗已乃妄意欲賣身
爲奴受其直以供父母然躬自辭遠則於其晨夕之
奉孰能代之乎是以不能輒離父臥蓐嗜飲而樵太
郎每必供之嘗欲醇酎時囊罄而不能致樵太郎執
柯深入意欲斫枯以易之忽得青錢一百于山巔艸

莽中可謂奇矣父又思生鰥復求之于山下之江行
於白沙中忽獲鰥二持歸供父初不能識以問漁人
以彼年十一二時乃一得食之故鬻鬻乎若有所記
焉所以問也所謂駕山者不知水帆海者不知山不
虛語矣彼生長山中宜其不悉乎海物也且太郎山
下之江亦古來鰥魚所弗產而今忽獲之山民驚嘆
爲孝感所致最後父之病遂不起以死二年于茲矣
諫早爲吾藩上大夫者所食邑也而太郎山隸焉近
者以彼其孝感者狀聞于大夫大夫使人驗之則情

實弗爽民皆稱之昭然矣於是大夫賞以穀米若干
事又聞藩主乃徵大夫進見特賜緡二以賞大夫善
政所使然也又賜白金若干權太郎錢幾緡其母云
魯寮子曰大矣哉善政之化民也而孝百行之先今
太郎之民得之矣蓋儒所謂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
立身揚名以顯其親皆是物已豈唯儒為爾哉吾釋
制戒亦孝為先故曰孝順父母邪夫太郎之民與鹿
豕群真深山之野人也則其於孝悌忠信之道何有
所聞哉乃今若此豈非吾藩治化之效邪余蓋嘆焉

因乃紀所傳聞以示為人子者云爾
跋

合刻孫姜二書譜跋

孫過庭書譜及姜堯章續書譜共二種議論精詳規
模具舉乃啟初學之蒙而發先進之秘在書家不可
一日無此者也然我本邦未之梓行而二書並皆不
易得矣余遊洛下有抄作合本以藏者蓋其為枕中
一書耳頃者其以不行諸世而昭夫孫姜二子妙盡
書法為恨也因授剞劂以廣其志書林田氏乞余一

語以題卷尾余謂凡人之用志刻苦也而遂立不朽功乃爾誠不獨書一藝已余觀覽不忍釋題畢三嘆

徵仲七言律詩帖跋

文徵仲書七言律詩不知為何人作余行笈中雖不得徵仲集然考其辭恐當是其所作詩耳祇如此書頗得晉唐人筆意精巧典雅是其書中第一者徵仲書名彰々一時然而鬱々之氣未吐沒為明神亦是常理以其千載之標一時之英覽此詩書俱妙矣真蹟在雲氏所雲氏書肆也以求賈故刻之都下便是

美玉出于匱沽諸沽諸

墨刻董其昌字帖跋

余嘗見一友人評歷代名品者言吾于文而得漢書而得晉詩得唐詞得宋而元曲明表此豈易言哉其稱明表而不稱其書何也蓋書至明諸公藝苑之能事畢矣文亦宜然故余于文而得二李王汪也書而得張祝文董也王元美言能事畢而衰生焉此之諸公為其能事未盡畢也噫此未易道也此帖董書中之最有法度者古雅清婉可翫雖然書家之業我未

之肄也。吾將何言。姑記於此。以俟。夫識者。元文三年
戊午秋。西溟元皓跋。

跋端倪禪師錄稿

倪禪師諸作大體以豪邁之氣而競麗華之菁。細大
具列。貴約而該。約則清高可仰。該則廣大用張。其作
固若是已。他若宗門語句。蓋天蓋地。汗不至今。皓三
復不忍釋。乃嘆曰。鏗兮鏘兮。作者之遺。乃在高山之
曲流水之湄。復聞之今日。予何足以知此。

跋終南法姪詩卷

南公詩才情所至。自然競爽。而五七言近體法明。王
季稍亦合度。覽其舊稿。雖不如今之所作。然其言如
玉。故遇瑕則剔。有美必雙。但我受讀之際。極有去取。
顧公軼群而上。勢不可止。因題以數語。以祝其將來。
云。

跋法華林禪師紅爐百鍊錄後

語曰。鏡藉重磨。瑩金須再鍊。精誠哉言乎。我禪和子。
撥草瞻風。稍有入處。亦須再入。爐鞴百鍊。鉗鎚唯期。
大徹切莫得少為足也。哉其苟大徹。則自家本來黃。

金放大光明燦破面門而其日常取之無盡用固不
竭矣然則不獨此生明徹歷劫不昧了無餘蘊如琉
璃寶鑑當臺無影不現無像不照不見道打破鏡來
與汝相見真要打破須是重磨始得洞上尊宿有法
華普願禪師者自伯州送其所著紅爐百鍊錄二卷
進余京館請之考訂展而讀之烈焰亘赫輝騰古今
自非慨世救時之深焉能至是邪於是余吮毫向卷
未免糊塗一上其有過量衲子一覷覷破徹頭徹尾
視此編為贅疣則非唯法門之幸亦不孤此師為人

之本旨也聊書卷後以警學者

賣茶翁偈語稿跋

右賣茶翁所作偈語一卷脩極狀態是此翁恒事爾
或者妄謂以翁所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實然則翁
蓋隱于茶者乎曰否隱顯跡也讀者其莫徒叫煎茶
而似鸚鵡慧哉

書杉田居士手書國風之什後

右杉田英士淨堅書古國風一章頗有法度英士近
江人端直寡言言必契理隣里鄉黨莫不稱頌年七

十三臥疾即宴然易簀矣距今四十餘年其子淨室居士有父風居平安乞余題語以傳子孫余乃題畢為之嗟嘆

書松浦圓通禪寺大殿額牌後代住持僧

本邑信士前田某嘗往觀音大士靈區者三十三所禮凡六徧此用世所謂西國巡禮之儀焉今茲已未特謁富士山廟尋詣常鹿島香取浮洲及野日光山廟已又徃信善光甲善光身延暨秩父坂東諸靈場而結最勝緣至若勢太廟他諸名刹神廟未嘗不徃

且禮也啟行于夏五月卒業于冬十月計已半載乃將歸邑以為方今得游勝境是某素願充足因入京師乃捨貲造此寺額乞丹法常寺大道和尚書圓通殿三大字以揭本邑圓通禪寺之大殿仰奉佛德俯答親恩而住持傳法沙門某以識之者爾

跋大義禪師詩偈稿後

長夏無事偶讀大義禪師病中所作乃嘆曰義公不能即默以累管城諸篇鏗鏘而興寄之深機杼之巧何乃若斯至耶維摩不疾何能得默不默何能得說

義公不疾何能得語不語何能得默維摩之默義公之語維摩之默默時說說時默未可岐而二之也義公自當默首慎勿為俗客言哉

跋江生近義烈女記後

魯子曰處女之烈真與古之勇士不相上下耶顧吾肥信義之邦是其天性乃爾雖然若此之女亦不多得矣余讀江生所記未嘗不擊節而稱善也江生諸體似不甚長惟此一篇義氣俠烈以蔽諸篇即雖宗工蔑以加矣

書牘

謝古大原天產禪師

四月皓抵洛也得足下去年書于山本氏以讀之乃復拜集序之賜於是稍稍燕香伏而讀之卷舒之久稍稍得言與旨冥矣言與旨冥而後夏聲益揚我樂可得而張焉三都我賦也玄宴先生我序也序必冠諸集而後我不朽焉豈不甚惠乎足下昔少早已能文性穎神徹及操夏聲鏗爾而作故所作文藝皆造極得非教道之助邪夫文章天下之公器安敢私焉

今集序之撰操於夏聲被於梵樂不假絲絃而音韻自然可謂天下之公器矣可以梓行夫天地秋色文之氣也風雲花月千態萬狀文之變也集序之撰其格高其氣正其體優其貌古其詞深其旨遠其譬婉其調逸其聲諧而變化之無窮也節度之有合也蓋文中之矩矱乎古人所評尤氏得皇甫氏而並行斯舉頗近矣故皓之謝足下始終道之耳亮察

答天產禪師

學者就有道推有識視古修辭以今冀後未有踰於

此者也皓與足下宿昔庶幾獲有今日猶懼或失之矣人生一世間何不為哉究其死矣草大何別有若某者自少入釋頗習文字不幸而罹惑業之緣忽墮火坑廼還俗稱為儒游于南國雖是無足與言者也豈可不惜乎若夫某所跡釋氏猶且飾詐釣名沾沾乎小人哉且其文烏言呢呢何足論也然彼怒目攘臂求勝我輩則多見其不知量皓為著書數篇痛加評駁唯其稿嘗屬仙靈行某書附在妄意欲足下一覽者以有同調之雅也蓋君子不黨善善惡惡足下

其察諸

與百拙禪師

座下豎法幢于大方則四海禪流無不願為叅徒也
者皓不能越桃花灼灼一登龍門三級之浪豈不斫
額乎皓與產公友凡二十年產公秀蕞名園皓淫沉
幽谷維蘭維蕙同一臭味名園幽谷亦殊異也乃座
下相識於秀蕞而推乎淫沉幸甚矣皓以去年春二
月視篆龍津不過不肖子使爺錢已座下不以幽谷
棄大序見賀字字明月照映幽谷將使淫沉藉是而

為秀蕞也皓何以能報德焉而今司譯祖山幸拜座
下大賜欲圖趨謝而無暇矣聞座下既擗退鼓而來
于洛不審高館為何所耶惟座下道德文章籍甚人
口則知其去天尺五耳乃敢為書以布謝忱伏希省
察

與藏海法弟

足下結冤我先老人不慧徒有睥睨耳昨承枉顧則
怪石枯木為之生色矣但把臂須臾而去不及罄眷
眷之意念之黯然且旅舍蕭索闕典待者多矣而足

下幸莫以世禮攻哉。欲一攀五雲相從高，莫能之又。
嘆天不假羽翼也。足衣五雙聊表謝忱，恐馬駒踏殺
天下人耳。至祝至祝。

寄華嚴鳳潭講師

九月廿八日元皓白。華嚴講師座下前者皓在書肆
中，獲與講師相晤，塵談一席，出干非望，祇以雨時法
旃遽然去也。皓不得而從，為憾。皓今來攝正，爾奉憶
郵有致。山本氏書客舍者，得新刻明導割一部，拜讀
之。語高旨遠，不易通曉。皓以明日浮于海，已逼發，匆

匆不遑終卷意，則謂霧海舟中讀之，以為指南針，豈
不大賜乎。然皓不忍釋手，方夜讀之，乃知從上諸師
皆廢矣。而至于其曰：「聚集永明真歇一元天如靈芝
幽溪雲棲及他張魚盡王龍舒若我本邦慧心顯真
慈鎮南勝妙香明禪隆堯圓信等諸瞎屢生不覺絕
倒，乃剪蠟撫卷而北嚮。」嘆曰：「割乎明哉，明乎導哉。然
其所導以從上諸瞽邪，則割主惟不過相於瞽而已。
於世之明者何益乎？」曰：「否，前言戲之耳。若空瑞二公
者，非特喪明謂是無目者，亦可也。夫割語高旨遠不

易通曉且以皓已逼發也故不能卒業當待他日而後以領大賜耳敬茲為書聊布腹心明年趨會餘畧書外皓行乎哉劄主善自愛

與竹林道本禪師

客冬皓來此地歲律遽窮也則復且誦送窮文不已方此春時正爾為客猶幸無將迎之累樂不可言若夫大刹壯則壯耳平明挿香入大殿擁大眾鳴鐘擊鼓進退若貫魚或拜年往來者猶數數然迨暮始罷則疲甚厭甚宜其謀謀羨我輩也嗟宗師循規而行

肅然善也雖是勇為不亦勞乎若皓與足下早已引去各甘散逸所謂閑寬之鄉廣莫之野以游無窮也我且何所望哉欲一聽足下陽春曲高不能和容日奉見先茲修候併呈懷詩一首是皓去秋在東所作耳伏乞足下幸不遐棄不悉

與徐亮庸

昔者皓有暮春之作曰花零深樹掛啼鶯三月春寒雨似烟非為知音容易遠高山元自絕朱絃今讀足下贈西文經一絕句與皓前詩何其肖也足下則曰

深林花落掛啼鵲，簾外春寒雨似烟。依稀髣髴出于
一口，第至于曰：情思百般吟不盡，夢殘池上草芊芊。
與皓結句大不相同，雖則不同，亦各擅其情，則同矣。
因錄皓詩，敢昧足下。

復樊生

鬱陶思君，忽辱華翰，恍若晤言。猶之疇昔，歡矣疇昔。
之夜，足下歸也，耿耿弗寐，猶尚剪燭，與司馬太史交
臂相遇，談足千古，獨恨此時不與足下相如者，共之
臨叩之居，亦寂然耳。文錄見還第，此錄駁雜縱橫不

足以備音眼華人，條款論以惡女入宮，見妒此言得
之矣。為之一笑，雖然，是可與知己道難為俗人言也。
信室記稿未定，且竢脫稿之後，餘不贅。

長夏無事，讀南華，倦擣梧，瞑目嗒焉，喪偶忽起，為足
下撰信室記，已成未淨，寫正，欲以稿差小徒寄，眎稿
已封，未授小徒，會僕人行，附去一誦。此記諒々數百
言，余不惜言于足下，足下謂何圖？晤不悉。

與十玄長老

茫茫西海上，不勝遐望。將乘星槎而東，以霜露之恙

使不得行廼欲修書足下者屢矣而不果也則足下
亦得無罪皓哉頃者得產長老書得其讀物茂卿擬
祖檄一篇則謂長老及普公皆我明教覺範之流亞
也可_三以擊吾鼓可以張吾軍當今之世舍二公其誰
與至文章之工比諸茂卿覽稍異曲先之司馬後之
班掾或飛戾天或躍在淵進退自在各得其所若其
評駁茂卿云云公論也非私論也足下前已讀之矣
則以予言為不謬焉予昔與茂卿游茂卿博物也非
二公恐不得當幸我曾連一箭直射聊城下茂卿歿

久矣而不歿者其靈在得長老文豈惟泣三日哉某
禪人至俱讀長老文為余道之如是乃與俗議之異
故及相見當在季秋月誦老去悲秋之句亦強自寬
耳足下且須命童掃榻而俟我城南隅歡甚歡甚

荅樊生

衲比病頭痛不庭三日日幾若年悶不可言也加之
小徒亦傷風發熱謔語服藥可二十貼及得汗之藪
藪而後熱去病已醫師之言不必信不必不信也已
又衲亦新起得足下書知草檄愈頭風今猶古邪論

云昨將訪衲為公事過此殊思慕之甚多勞過慮其言具至情溢書外何以克當信室記讀擬祖檄見還一一收訖承足下欲獲信室記揭之也俾衲淨寫此之求敢不應哉但竢衲大愈之日一揮致覽亦不晚也草草布復

予讀書終日坐若槁木以為世間何物可以易此者焉而不知者謂潮閉戶讀書終日不庭悶如之何惟恐其由是而得病邪予竊笑夫悶莫悶於廬日廬日之至或得之病讀書而得病雖死足矣足下寧為得

病毋令隙屋至望至望

復體真大尼

重七至則大尼所下存書及抄本三種并其原本凡六皆得達也破緘讀之審大尼鉢盂不疚跌坐安穩在會尼衆清修罔怠大慰企望矣聞重七言益審大尼日課誦佛注念西方者狀即若大尼可嘉則豈其過去億劫修哉惟大悲菩薩現婦女身耳所抄某書字字齊整衛夫人哉雖以大尼之才一揮乃爾豈謫臨池于世俗類哉顧大尼護念之使然邪宜當藏諸

篋中無適而不俱行焉則此非獨於我得受持益也
乃後之誦者未嘗不為之感激稱揚書寫之者功其
鉅矣乎第此抄本有數字未穩者而可疑也三種皆
爾此由原本似於厥初者然然則雖其原本亦係抄
寫則非版刻也著明矣而今數字未穩者有焉此乃
許多原本皆係抄寫隨抄隨傳遂致有此未穩者乎
亦不可得而知凡世有文字未穩者則非獨此也或
於諸書有之傳曰疑者則闕古之遺也今夫大尼亦
惟仍舊即不得而改之也不得而改之也則亦惟後

賢是竢耳諭曰大尼亦因原本更抄之以為家藏書
三種皆成矣若然者豈惟書寫之功是倍乃弘通之
益有期可以欣慶夫之三者是我去年所獲秘書而
悉與大尼不為愛何也以大尼弘教之志願至切耳
嗟余老若其弘通非不願也恐不得也冀得其人悉
以授之可矣苟非其人慎勿妄傳前授我者之言如
此也書不盡意萬惟心照不備

又曰承大尼以韓文中語見問敬考之則是其甚
易解者今答問不必文之故以國字為告另具大

尼其審諸

復樊子執

風雨蕭々使人益懶夫余素怯雨殆若毀譽然然譽者則猶可忍至其毀者濕透入底雖一過乎其害不寡矣是以崇朝不敢欲出不其益懶乎詎料得足下書頭披雲霧而覩青天其雨其雨何以怯為承尼姑書見膳衛夫人忽變成男子則娑婆穢土即無垢世界哉來命一一領之矣拙稿二種見還謝謝余所以請之急遽者三浦子抄余文稿而今過半猶恐不次

庶因前稿正之則編次為允當以故督促至此耳非強也价還草此布謝餘所啟言總付嗣音令尊人貴恙是日何似不審不為雨濕傷乎否足下善致百千保蓄之意

與江文伯

往予游崎在一館舍養病謝客刺不獲投春之一日主人引至山王廟使尸祝掃櫻桃園與共賞花花號鹽竈鹽竈與地蓋花種所自因以為號乃俾予賦尸祝奇之令家人傳誦遂留具飯比臨歸時予失其稿

至今尚無記焉則花神於我吝洩造化之秘與何乃
失之而使我不記之如是也聞足下乍歸自東獲予
所失稿於崎人不知崎人為誰何從得之其或不妄
幸借我一觀冀賴足下差得吐氣故瀆

與靈旭公

今茲之月會鄉人回詢知近况福履益縷哉竊聞某
游南國諸公子門乍去乍就未知行李安在某既已
採隱而其跡在瓜田間則人人疑之疑之誠是古曰
人身一失袈娑下萬劫千生不復追可不悲乎然此

子非尋常也回心懺悔肯把功名富貴一筆勾斷尋
取自家從前所學則成器何難焉不爾迷塗愈遠待
入惡趣予因足下不惜眉毛

與東林洞雲法姪

維夏皓客長崎忽接月海兄郵自京洛致法姪書寓
所破緘讀之知法姪道履嘉勝大慰遐望六月松風
正雨難買意者法姪日游戲清涼國土中為可羨也
承諭法姪將開爐韞祝

國瑞世懷中辦香用酬燈法兄此之一舉秋以為期

皓為起合掌讚嘆數四矣夫法姪以龍津嫡孫張吾
軍前驅皓豈可不賀乎早須際會鳳麟了先法兄未
了公案耳賀偈菲儀聊表同志道路脩阻不能輒往
惟心照不備

與宇士新士朗

夢見二君會席幾易都不記記得詞客春愁帝者鄉
耳覺思之乃知為士朗堂和予詩中語邪顧予何德
叨辱見齒曰春愁念我良厚曰帝鄉儼然忽在赤縣
神州則雖遠哉亦惟在天壤間矣何所不來何所不

往而不能輒晤又嘆千里別也鄉人行輒附此書人
或有西幸賜回音庶得報平安而慰遐想霜降日短
惟二君加餐不備

與某禪人

夜來風雨興寄甚適足下其時作何狀皓剪西窓下
燭誦蓮華小品忽聞霹靂一聲不覺愕然既罷去持
枕即臥曉起視之屋後崖石為雨所崩知此崖石聽
雨悟入邪不爾何乃動容點頭若斯生公說法殆不
及此書為足下一笑

答大生

二月接長箋，蓋猶是舊臘之貺而至。自江生所抑何魚腹有捷哉！乃足下不忘老頭陀報以平安二字，則知足下儼然在平安城下，作一隱吏，懌甚懌甚。及於聞士朗之死，不勝哀慟。妾意謂士朗大者好文之所致也。然老聃著文五千言，人莫知其終。自古以來好文而壽康者，不暇枚舉。第如顏子，好學不幸短命而死，噫！壽夭數也，非學之故也。惟足下留意文學，母疑為士朗撰哀詞一篇，成今附往，衲為延燒失所，枕

未高親舍之營，近且相謀，是安得去鄉游乎？雖然，東行之役，有不得已者焉。且族親舍就緒之後，則族行當在首夏，思欲與足下交臂五色雲中，是吾志矣。衲老且衰而遠游，如楚人不能已，已狂奴故態哉！狂奴故態哉！歸田之賦，秋以為期。

與宇新

大生以令弟之變聞，不勝驚怛。書中具言其啟手足時，狀哀不可云。嗟哉！令弟圖南翼而不展乎？天豈惟喪足下倫，蓋大不幸於藝苑也。雖然，令弟之文與其

人並稱即其不朽焉者具在令弟不歿矣衲以足下
故受知令弟遂深同調合絃不啻忘年今聞其變哀
此不能以口情莫可涯而千里積水不克徃弔輒成
一詩以代生芻敢附歸鴻致之靈几惟足下將無因
詩增慟乎日月漸遠當節哀慟足下達生者一彭殤
齊脩短何添蛇足不者徒取摧損非所謂達也乍失
從姊哀迫不次

與某上人

某禪人至知上人安詳者狀竹慰曷勝且辱致語語

中諭及匡徒之儀諄諄其言淵淵其旨皓敬聽之醍
醐味哉味則味耳祇愚如皓亦有說在請因禪人以
明其說夫人處世豈莫辨為樵者山漁者水皓之所
由可知也已皓少入禪以宗自守諸家之立教非皓
所專教且不專况外之儒乎上人所云欲使樵者入
水漁者緣木何其戾也皓之誨人無他盖有五誠者
焉曰禪定曰持咒曰礼佛曰稱名曰讀經皓昔侍師
日豎脊梁骨若礼佛持咒然後讀書不爾則如是我
聞以為常課若夫文辭盖皓暇云上人或以文辭為

皓終身之業非知皓者也上人其思之某禪人歸善
為我報茲不贅

魯寮文集卷之下終



45-116



二



